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六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龔應熊訂
　　　　評
覃懷范印心　　東海范　驥節

文公名興僖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高氏曰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僖不書即位胡傳云內

無所承上不請命文書即位雖有所承而請命亦復何據胡傳未見發明何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云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左云葬僖公緩是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林云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以其自即位也）

穀梁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季氏私考襄王嘗為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

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既失而僖公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其沒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于魯厚矣文公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尋復必致毛伯來求金而後得臣繼往其負義如此按襄王出居于鄭在僖二十四年晉文殺大叔逆王王入于王城有請隧之事在僖二十五年踐土在僖二十八年事隔四年王位久定今言位已失僖

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者妄也但言襄王厚待有功諸侯足令臣子感激隕涕文公不能乃心王室而魯亦遂衰可恨之甚矣

晉侯（襄）伐衛（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

衛人伐晉

杜註謂衛不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故貶而

稱人此習于伯之言也衛之不朝非有罪于王章也且晉非能撫綏衛人橫以暴虐加之君臣搆訟衛侯幾死亦云酷矣諸家不責晉人之失義而專尤衛人之不仁是猶存乎强弱之見而不復衡量是非矣王氏箋義至謂春秋書晉侯伐衛責之也則尤悖晉侯忘喪伐國强暴傷義故經斥言之也或以為度德量力盟主畢竟不宜伐曰是或一道也吾以為衛人之伐雖失之輕不愈于受處父之盟乎反而覩之亦何去取焉

秋公孫敖會晉侯襄于戚左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此內大夫會諸侯之始

晉侯疆戚田此何法也以此法而欲諸侯親附有是理乎諸侯往會無義之甚也晉人之强暴諸侯之畏縮舉一公孫敖以罪列國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春秋子弒父始此天地之異變也楚雖僭逆聖人不廢討賊之法何也與之以君臣父子而後可治之以君臣父子之法也胡傳謂楚頵不善之積春

秋書世子弒其君推本首惡爲萬世之大戒此言非所以爲訓楚頵僭王憑陵中國信有罪矣然非商臣所所得討也欲黜商臣而立職誠爲不君不父然豈無泰伯之事可以垂訓必以楚成爲首惡乎春秋治大經大法康侯之言補經意可矣作正斷則不可

公孫敖如齊穆伯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

之道也此語未有失也而諸家譏之以爲譏天下之通喪君即行諒陰之禮國家之事安得盡廢況春秋之時無日無鄰國之事安能待三年如天王錫命會葬可待三年而後報乎但以苛禮繩人徒爲聽聞之美而不顧其可行與否亦何取焉何休乃謂譏喪娶則無據之論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襄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左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

稱晉侯稱及秦師戰見晉侯以强力加于秦而不

問其主者為何事甚晉也秦人稱兵復怨罪也而晉之安忍背施亦云甚矣春秋於兩曲之中猶有分別之意焉所謂王道本乎人情若不顧情理之所安而徒裁之以不情之法未有能服人者也汪氏曰秦師伐晉而經不書伐罪晉而免秦也

是役也晉狼瞫死焉其言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失志而慍人之情也而狼瞫之慍則以人之不我知又不肯自即於亂以

成人之知我是義也人罕知之故錄之以告尤人而自失者至謂共用之謂勇則千古至言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時也親死所以識不忘者一木主耳而至是始作不有親矣不有其親安能親人而人亦孰能親之此不孝之大者故書以譏之胡傳乃謂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于積惡而不可掩所以譏之不亦遠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

恥之

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盍如此其重之也處父何人而抗諸侯及晉處父盟者何人而倘陪隸匹夫不可辱况千乘之主乎正詞執義以示不可犯晉將謂過恭何甘受之過乎莊曰國不競亦陵魯侯朝晉而竟不免於辱不書乃至于此然則非處父敢盟魯魯亦自可與處父盟也春秋書之蓋深有不能自强之恨非祇爲諱國恥已也若晉襄之狂暴無異于宋襄然而猶繼

伯爲晉則諸侯無人故也

陳氏曰朔而遂盟之于是始凡諱國惡事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爲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爲止公送葬故不書葬諱之也

廬陵李氏曰處父之伉與高傒之伉一也處父去氏而高傒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晉也此言非也以晉之無禮使大夫盟諸侯假令出都處父可遂存族乎然與高傒不同者何也高傒之事鄄之盟

爲之也公子結以大夫盟齊宋之君會侯欲不與高傒盟得乎君子反已故不重爲高傒尤也杜氏曰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與公盟故貶其族是也

公穀於經凡致皆云危之如此行也如晉不得禮於其君而盟其大夫其爲危也大矣然削而不致夫子豈忘其先君之危邪吾謂凡言危之者皆妄於此益信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成陳侯共鄭伯穆晉士縠盟

于垂隴鄭地〇左傳晉討衛故也陳氏曰大夫而蔽諸侯于是始

伯國之大夫可以盟公侯伯主曰尊諸侯曰卑矣此時有倡義以討晉之無禮諸侯當有同心齊奉必有應之者而惜乎皆人役也左氏云堪其事大為乖背或併以敖會諸侯為譏非矣此與書翟泉不同者殆以公孫敖正宋陳鄭之失也何休謂共盟誅前臣雖不能誅猶為疾惡此語不知何本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春秋人事之書也而恒言天道人事即天道也天

人相與之際微矣君子畏人然僖公以時舉文公總言之何也僖僅一年而文之旱三見故詞不可複也不獨此也僖之旱以冬十月歷春夏故經得從時文則一自十二月起皆自秋七月止不可以月舉故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閔僖君臣也僖親爲閔臣而躋之故爲逆祀然可以言君臣不可以言父子畢竟同昭穆也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乃喻辭非指閔僖公穀祖禰昭

穀之說胡傳取之何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晉先且居伐秦以報彭衙之役

晉人忘秦施而伐其師又不勝忿恨而為報怨之舉尤人而不反己此力有餘則糾合羣醜假令再有奚卓之難欲乞憐于人不亦難乎彼宋陳鄭者恭無是非之心不足責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于娶焉譏娶者

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左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

管仲語齊桓公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晉人不修德禮辱魯陵衛伐秦大夫盟諸侯其所以失人心者多矣顧率六國之師以集于沈沈小國何足用大衆所謂勝之不武無可觀焉春秋晉人譏之也若魯者受辱于處父恬不

為玼而奉命恐後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臣不卒其卒者必有關于天下之輕重若劉卷是也踐土之役苟非王子虎綏定諸侯要言以奬王室則天王下勞徒益之辱耳若王子虎者真能以其身為王室有無者也是故經于其卒而存之胡傳必以內臣外交為譏非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王臣外交者何限且隱元年祭伯不來乎何以不卒而獨錄劉卷王子虎二人邪

翟泉之役王人下盟諸侯王子虎實爲之然而經
鐖其卒者踐土之盟存王之功大故也此以知聖
人荅予有功之臣不以一眚掩大德

秦人伐晉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此秦必不可已之師也微王官之役秦不國矣濟
河焚舟何其決也魯亦千乘之國甘受辱于處父
而不耻可云能懲忿窒慾乎君子是以知秦穆之
君孟明之臣不可及也當是之時使方寓之國皆
秦也晉安敢以無禮加諸侯哉其書人何也征伐

天子之事也以法治之秦亦私忿而已春秋不以

王法假人

殺尸于是始封有不忘殺尸之心所以能爲濟河

焚舟之衆也是知賢君舉事必有懇至愛民之情

而可以通於神明故能感動人心而可以有爲非徒

以忿懟求勝者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螽災也有時雨而死災亦何常之有君子遇災而

懼可以消桑穀之異理固有之公穀二詁曲爲事

應鑿甚

冬公如晉左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怒則使其臣盟以耻之悔則又召而賜之親盟以釋之以千乘之國市人之顏色可羞也會之易與如此何怪晉人之敢于侮之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林云晉大夫書帥師于是始

楚豈處父所能辦知其棄江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不朝正于廟于是始

魯公以冬在獨不可早盟之使遄返乎必使之踰年何也既踰年矣能不朝正乎然則晉蓋以請改盟為名而留魯朔正為實也乃任晉人之所侮昔者以謂衛之君臣不可及也人以衛伐晉為鄙不亦鄙乎

夏逆婦姜于齊出姜

婦不行故不言逆者主名稱婦者有姑之詞以其無敬慎重鄭之意禮儀不備故不告至不稱夫人

稱婦而已甚畧之也不稱氏禮不備不足以成兩姓之好交譏之也夫人者君之敵也自輕其敵其誰重之善乎左氏之推言之也曰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胡傳誅意之說既非事實公羊謂娶乎大夫者畧之亦未是

劉氏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月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危身亡子由本不正汪氏謂文公首簒

通喪之禮皆令人不可曉文納幣雖早娶在四年何爲喪娶夫人何辱之避未及大祥納幣非矣譏莊公何如乃謂首素通喪之禮乎事不考前後務可憎厭穀梁曰何其速婦之也非公成禮於齊也謂公親逆也然蕩伯姬來求婦豈可謂所求者非女乎以此推之恐亦未是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洗以服楚之故晉用六國之師伐而潰之江能不

服楚者也被兵一年晉不能存竟至于滅又何以謝沈子也猶之用師也假令以伐沈之師爲救江之舉求必無濟且可以彰義而服小國而無如其倒用之也吾是以知善爲國者不恃伯主以存也能不恃伯主者則亦非伯主所能辱也

晉侯襄伐秦

甚晉侯所以甚晉也晉之侯服穆公之賜也而再三伐之其謂女何書曰晉侯伐秦若曰惟晉侯不可以伐秦非晉誰也胡傳乃謂穆公稱人襄公得

弼父求其說而不得則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
以王事責秦穆陸淳駁之曰聖人之心猶權衡無
所偏重避強擊弱苛核于君子而濶畧于小人則
何貴于仲尼之為春秋矣鄭伯克段曰專目鄭伯
罪在伯也吾惡知僞晉侯者非尋月之詞乎晉人
納捷菑曰此趙盾也闡義能徙故為之諱吾惡知
人秦伯非諱詞乎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達例如
以利言有時而窮矣吾故謂春秋未嘗有例也

衛侯成 使甯俞來聘

甚矣魯人之薄也衛成降名結莒魯之好伐齊僖宗國之親其用情于魯至矣魯不足以動魯人之心晉人總一伐衛即殺公子買以賣交適衛成失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魯人未嘗過而問焉衛難稍寧魯文新立又遣聘通好魯人獨不愧于心乎然亦未聞有以報其聘者視宗盟若無惟仍國是狥是奉甚矣魯人之薄也

甯武子不荅湛露及彤弓之賦魯當愧死不可以非禮榮者不可以非禮辱者也世之好趨奉人者

不知其取輕也多矣非徒取輕于君子即取輕于所趨奉之小人何可令甯武子見也亦知之乎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

胡傳謂成風僖公母莊公妾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以妾母爲夫人徒欲榮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獨不曰身爲國君而母等于妾媵不虞賤其母乎吾故爲之説曰妾不干嫡分也所以防閨門之凌替也母以子貴情也所以洽人子之天性也崔鴻曰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

母爲小君也至于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以配莊公以此言之則成風爲夫人何礙于禮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䟽不言來史異文

王與諸侯自有定禮但當問諸侯之母王當含賵否耳卽妾母不比于嫡然其子旣爲諸侯其生母無猶等于諸妾之理胡傳謂王不當加禮于妾以成其爲夫人不知成風之應爲夫人與否當在爲夫人之時不當在死後方追論之今庶子有爵位者無不欲榮其所生封典與嫡夫人無異而禮制

亦未嘗禁公議亦未嘗非凡以至情之不可奪也穀梁謂兼歸非正亦非也孔穎達曰王之崩薨魯多不行魯之喪寧能盡至是也

汪氏敷衍其辭引綱目書或立貴嬪某氏爲皇后立婕某氏爲后以爲取法春秋譏成風之僭殊爲不然婕嬪嬖也成風母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先書葬而後書來會葬不及期之詞也召伯亦王命矣

猶是王也而時有稱天不稱天之異是胡傳所謂

弗克若夫人而諸家之所以紛紛無已也按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夫人之喪必當殺于諸侯即不然如諸侯足矣況妾母乎然則成風直是不當使大夫含賵卿會葬耳非以妾母之故也然而使大夫使卿焉者是王之私意爲之非王制所載也春秋以是爲非天子之事故去天弗稱君曰此王之私寵而非天下之通禮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王不稱天惟成風伐鄭錫桓三事耳皆王自爲之也在成風則剏夫人未有

之禮在鄭則失討而不伐之義在桓則廢諸宮殘執之刑皆以一時之私亂百年之制悖常拂經爲世詬病故去天以別之謂不可以公天下云爾非以毁王故削其天也其餘諸事雖行之有不當要之原行是禮是天子所有事于諸侯故稱天以示尊臨之義亦非以天爲王私也

及公孫敖如晉

含賵會葬王寵疊加魯竟無一介之使以謝王賜弟奔走于伯國公孫敖如晉傳不言其事則是亦

可已而不已者勤晉人之所不必責而忘王賜之所不可忘書榮叔召伯于上隨繼之以公孫敖如晉經之旨微矣不獨爲記事也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子臨殁錫我分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左傳聘且娶焉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能承遵喪之禮以行即此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子靈公夷皋立　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晉襄狠戾不仁虐父盟魯士縠盟宋陳鄭撥已幾丁天子卑諸侯儕於陪隸是桓文所不敢為不肯為者而安意行之忘秦之大德而墨衰臨戎既覆之于殽而又兩伐之不問是非惟忿之逞則忍甚矣不能庇江而坐視其亡顧以貽楚責洗而萃六國之師以潰其國無君無親不義不仁直為中國

所恃天子諸侯毫無所恃賴伯之初意不復存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杜云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

汪氏曰鄭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稱之于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覇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始為覇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季孫如意葬昭公則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按此謂晉文始為覇令非也如使文創此令文之喪使卿共葬以矣何待此時此必襄之令也晉襄狂暴無所不僭

何有於亂情諸侯無能以桓文之事正之者馴致晉景之喪止魯公使送葬恬不爲異則狂悖之極从矣故禮必謹之于始君子不以禮假人

葬晉襄公三月而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稱國以殺事應屬君時襄公已死嗣君未立安得言君公穀皆謂君漏言胡傳取之且謂君不密則失臣殺處父者射姑君以漏言傾殺所以爲後世戒嗟乎論事不本于情一至此哉然則陽處父孰

殺之狐射姑殺之也狐射姑殺之則何以稱國殺當國之大臣也狐射姑以易班之私憾竟殺其君之大臣而無忌豈有可貰死之理而竟縱之出奔且爲之送帑何說也晉苟有刑狐射姑安敢作亂作亂而不討獄有所歸矣是處父之死不死于射姑而死于晉之無法彼宣子又安得辭其咎惟處父之殺不與亂殺者同故不稱人又不與一人之專殺同故稱國

臾駢送賈季之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

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前志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不可臾駢不念舊怨難矣不以私怨傷人之德難之難矣故君子之存心雖在怨仇之地可以托事而世之推遷君子以防後患者不遺餘力自是各具肺腸彼又安知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哉若陽處父本以私趙盾致殺身之禍趙盾反縱殺處父之人且爲之送帑此又小人不可爲德之一左驗也

陽處父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嗚乎甯子可謂遠識也巳矣剛之一字是豪傑之士所矜為敢任而好以氣岸凌人者明慾其狂惡者也不知藴怨蓄毒一發不收禍于滅族賜子飽刃皆剛為之祟也愚騃至死不悟甘以百年之身名殉一日之暴戾可恨之極也總之血氣用事籌慮不熟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聖人之言諄切懇至撫如不仁之人不可與言也感甯龐

之言憮然於心故詳揭之以告夫恣睢不馴者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閏月廢朔之漸也奉正朔尊尊也朝祖廟親親也不告月不尊尊也人必安于內人事應于外此春秋之所謹也猶朝于廟者有親親之意焉所以然者君遠而親近故安于所已而不安于所不已無君之積亦不知其然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杜云須句魯封內之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

公穀皆以為譏胡傳未言是非竊有疑焉須句既云魯封內屬國邾安得而滅之若以取須句為譏是邾可以滅他人之屬國而魯不得以保社稷之內臣無此理也若置邾文公子於須句則悖甚矣

遂城郚

備邾難也所守亦已小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卒昭公杵臼立

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鄭

公孫固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是亂也昭公爲之也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其言可謂痛切昭公不聽遂以激羣公子之亂而殺其二大夫公孫固公孫鄭六卿和公室而後已夫不親之于相安之時而無故生釁待其攻已而後求和則此羣公子猶在也羣公子既不可去而徒以孤身樹多敵損威重而增怨讐何益之有從來國家之禍未有不起于骨肉相殘而愚人至死不

悟可恨之極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狐晉地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適子在而外求君穆嬴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千古不易之論也晉人之慢莫甚于此太子旣立以情辭秦人可也潛師以襲之其謂之何秦人不以義責晉徇先蔑之請舍嫡賛庶遂爾取辱亦不能無咎先蔑貪立君之寵負先君太子死有餘誅

亡于何有披此與宋襄立齊孝之事正同乃彼稱師此稱人何也泓之戰宋襄親率大衆伐國立君齊亦率衆迎戰非細事也故皆言師令狐之役則秦以賓來晉以盜待秦非有伐國之謀晉非有變偽之實故皆言人陳氏謂宋襄敗稱師非也衛人及齊人戰胡傳猶以爲予齊可以稱師爲敗乎是非具於事稱師稱人各隨其所宜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及亡又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友誼條情自足千古可以愧世之

薄德者

狄侵我西鄙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狄爲諸衛齊魯患殆無寧歲竟未有一人創之濟於何所而況荊舒乎

春秋蓋無一日忘安攘之思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謀齊也左傳晉侯立晉大夫趙盾

趙盾擅廢置人臣之罪孰有大于此者皆召公子雍之日諸侯有能倡義請于天子率諸侯征正其罪立適子而誅有罪晉之大夫必有起而應之者

如此則晉人受命諸侯服義攻叛定霸之機也舍此不爲晉君已立諸侯相率爲晉之盟且殊其君而盟其大夫是以天子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例列視晉大夫也故稱諸侯晉大夫諸侯畧可不序晉大夫不書其人所以甚諸侯之自辱乃公穀謂皆以魯公喪娶逆祀貪利取邑故不序胡傳從左氏但以後至爲譏皆以此盟爲是殊所未喻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

莒莒人以替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

是歲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主盟宣子從之此操縱諸侯之機權也諸侯無人惟强之畏惟利之貪晉又得先着安得不伯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頃王壬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鄭地）

稱公子遂會晉趙盾盟相敵也以是爲得其宜也而譏之失益著矣或曰此爲討扈之盟也扈之盟諸侯盟大夫爲非不在至之後與不後衡雍之盟大夫盟大夫爲是亦不論晉之討與不討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鄭地）

胡傳謂雒爲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內

國戎狄終不可雜也其論自正然非公子遂之所能爲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利社稷安國家者專之可也壬午乙酉相去四日則盟趙盾之地去雒戎不遠若鄰而棄之又開戎隙矣會潛盟唐會有故事暴之盟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公子遂有焉是役也姜謂天王崩不奔喪而遂與盾與雒戎前後會於王都之側而不忌何猶待於貶乎其言是也要之不奔喪之罪卽不盟于衡雍于暴猶在也且天王之喪亦非陪臣所得奔其盟于衡雍於暴者則

魯所處之時勢不得不爾又當別論

中國與夷有體君臣失道于是大夫盟夷狄亦盟盟于衡雍而伯國之事畢矣盟于暴而夷狄之事畢矣晉以伯國力挾諸侯方自以為得意而不知不以禮自處乃即于狄而不自覺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傳穆伯如周弔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敖魯之大臣如京師奔王喪國之大事棄命從淫法所不貸春秋之所執者法所誅者不義也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公子卬 司城蕩意諸

司馬司城皆宋之良也不幸遇亂或握節而死或効節于府人而出可謂顛沛不失其官矣于時同遇難者以傳之所記尙有孔叔鍾離而特舉二人則二人係國之輕重可知也然則春秋取之乎曰不取也君臣尋戈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宋之禍公子以救死之故遂與君爲敵亂本已成勢不可止雖昭公昏迷不悟然既爲之臣而食其祿則斷無

坐視之理樂祁議司馬于公子功朔以安昭公之心而實陰投以防危之具功受位于去年敎大夫之時君闇臣逆國家之禍顯在目前又不止于措火積薪而已苟不能勝任則當辭位既受其事安得從容如尋常無事之時也握國之兵權則所以夙夜圖消彌之術者當不遺餘力訓卒乘以義而嚴爲之備于以調和公室安反側而衛君父非異人任乃當羣心鼎沸之日而未有所爲禍機一發非死則逃亦安取若人而用之蓋自是而昭公孤

立于上公子鮑乘隙而收人心襄夫人助逆而成
錄事六卿雖具各懷異圖司馬之位拱手授之華
耦而孟諸之禍作矣事機一失不可復救皆功爲
之也故春秋于去年之事則書宋人殺其大夫所
以志亂也而此則專舉二人于華督之事則書及
其大夫仇牧所以志節也而此則不稱名氏特變
文以官書之者蓋以其官責之也且見司馬非人
所得殺之官而司城亦非意諸所得奔之官也或
曰春秋凡志大夫出奔皆大臣也何必不司城曰

是不然春秋之大夫有得罪而出奔者有避禍而出奔者有見機而出奔皆禮之所許所謂致爲臣而去是也若遇國家之禍亂則當死生以之以衛君父義不可去然而奔焉者是棄君父而逃也在小臣有所不可况大臣乎故春秋特以官奔之兵亂君危司城在魯雖在魯無所逃其爲宋之司城也覩以死守職者則有愧矣其後蕩意諸未幾返國甘與昭公同死而不肯去毋亦悔其前日之棄君有不安于心故以死謝愆乎嗟乎宋本無事之

國也昭公無故殺骨肉之衆去年殺其大夫今年又殺其貴臣其能一朝居乎所謂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殺家之有者昭公之謂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林云來求止此自是魯歸不共周無求矣

共則何求求則不共矣諸侯不共王室而王子使之求王令不行于諸侯而王于下求君臣得失之矣舉一魯而他可知也胡傳舍大義不論乃言不稱使當喪未君冢宰託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譏天下之通喪

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正不可擅權之法戒也所謂棄本舉末者也且即當喪未君天子不言冢宰亦不言所謂總已以聽于冢宰者何事邪然則不稱使何也失禮下褻以是爲不可訓也求車稱使何也服物采章猶可以爲名也若曰王非不能具車特借以諷不王者耳然而亦已褻矣

襄王待魯最爲有恩寵禮疊至自僖公成風以及文之身無所不用其情而文公當之漠如他禮廢缺姑無論即王崩大事僅一遣公孫敖又不至而

教既不治其罪又不復再遣使君父天性大恐無臣子心乃至於此可勝誅哉求金之意殆以諷魯乎然非所以爲名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而必書所以謹閨門之訓而重小君之行以示不可不慎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莊叔如周葬襄王杜云前年公子遂葬襄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東周于晉也左傳

辛丑葬襄王

穀梁曰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詞也此殊不然崩葬俱大事而可不志乎有志有不志者是魯人有會有不會耳穀梁䟽曰春秋十二王志崩者九書葬者五良由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不志崩者責在王室之不赴不志葬者罪在魯人之不共春秋魯史也魯不往則不書所謂志而晦隱而顯人謂春秋多為魯諱者非也君臣天下之大義也夫子但不肯明斥魯事耳安能私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左傳夷之蒐晉人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甲戌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入必謹書之胡傳謂見小君之重是矣然未盡也文公娶夫人不以禮經止稱逆婦姜恐人有疑故于此特申夫人之尊且見前日逆之者之失禮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君幼臣橫亂者亂殺者殺咸而不自上操故皆稱人

楚人伐鄭左傳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

沈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言也中國之强弱夷狄未嘗不知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救鄭而稱人則救亦徒有其名耳無益于諸侯而賦其貢不亦醜乎

夏狄侵齊

齊即不能伯於以制狄有餘乃屢受狄侮而不報亦事之不可曉者

秋八月曹伯襄卒子壽立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林云楚君臣始並見于經

楚僭王之國罪在必討亂臣弒君之賊法在不赦凡茲秉禮之君宜有同仇之憤今且儼然遣聘上國無復畏忌則醜之甚也書楚子書使書名書來聘所以見蠻夷驕恣中國之大甘受其侮爲無人

焉非善詞也胡傳謂恩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楚之僭王如故弑君如故窺晉君之必規圖北方伐鄭侵陳聘魯以要諸侯離伯國之交爲南向之計耳可謂恩善悔過乎安在其進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公羊謂其言僖公成風者何兼之也杜亦云然是也成風僖公母經書成風于僖公之下以見母以子貴也胡傳比之惠公仲子謂所以正後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終非人子所忍言也

塟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臧文仲

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直是妬耳文仲稱賢大夫夫子以其蔽賢謂之竊位其不與之可知矣然卒而書日則予奪不在時日之間又可知也

及秦伐晉即北徵之師晉伐秦取少梁在此年春經不書者謂其不足以損秦而徒負不義故略而削之勢書北徵秦猶有辭乎

立庶送庶秦晉兩曲令狐之役曲盡在晉八年武

城之役不書或者有怨秦之意乎少梁北徵之事得失兩相當然而獨謂狄秦不平甚矣林堯叟謂楚之覇秦為之也于是狄秦夏之變于夷秦為之也無論與此事無涉獨不曰晉之覇秦為之乎則何立辭之偏也吾是以不然其說者以此胡傳謂深許晉人悔過夫晉人立靈不得已耳豈真以立雍為不可而悔之乎然則狄秦之說倘亦執例求之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辭歟然止稱秦不言主者何也杜謂告詞畧其言殊有理想其情晉人內屈

而不能伺其辭但言秦伐而已亦足以觀晉人之不直矣若秦舉國以報怨爲事亦一晉而已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以謀弑楚穆見殺胡傳謂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予楚穆之討賊是矣顧于使椒來聘則以爲悔過遷善而予之何也以法論之則魯受亂賊之聘猶爲有罪而況可進楚也春秋于楚在其國則稱大夫其來聘則僅稱名不稱氏族蓋于本國則成之爲君臣于中國則有等殺故也秦之術與

之札皆然此待夷狄之體華夷之辨雖收之于列國而實不使內同于諸侯以為進之者不亦異乎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三傳皆不言其事諱公不書據理論之新王初立諸侯宜朝今不朝而盟卿士不共可知矣故沒公不書爲魯存王也此畧與翟泉同諸侯盟王人皆不可之大者

冬狄侵宋

楚子穆蔡侯莊次于厥貉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

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楚復窺上國矣蔡不足誅也晉爲伯主而甘心雖伏不競甚矣是役也宋公陳侯鄭伯同之而經不書胡傳曲爲解嘲夫苟不肯從楚雖匹夫不可奪志宋陳鄭安得藉口如以國患可原使蔡爲楚兵則獻舞之已事具在恐無陳人公子筏之獲而所失不止鄭之三大夫與宋之中參患巳也杜註云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

受役于司馬麇子耻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于諸侯不知胡傳何以不取

文之無畏憑籍楚勢以陵辱宋公其言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敢受死以亂官乎儼然一不畏疆禦男子也及失楚勢則曰鄭昭宋聾我則必死一時豪壯之氣不知何往嗟乎世之假人欺世盜名乘時使氣者獨一文之無畏也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林云楚書君將于是始

厥貉之役宋陳鄭以大國公侯受役于楚司馬麇子何有焉然麇子逃歸是知耻之君也逃必受伐麇子知之矣知其必伐而猶然逃之者是麇之君不可以無禮加也麇之國不大于蔡然楚子伐之一敗于防渚再廹于錫穴而終不聞與楚成者是不可以威刼也書曰楚子伐麇以强楚之君親暴兵焉麇雖受伐有餘榮矣

季氏私考謂新城之盟三國皆至則其未常與楚可知謂説者不此之據乃于厥貉之次附爲削三

國書蔡侯之說爲牽强之甚按新城之盟在文十四年去此尚隔四年春秋之諸侯朝秦暮楚是其常態所謂犧牲玉帛待於二竟左傳新城之盟從於楚者服是也今乃引四年後之事以爲証謂三國不曾從楚無論宋鄭從楚之事左傳載之甚詳即以經文考之如宣九年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可謂鄭不曾從晉乎明年六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可謂鄭不曾從楚乎是年之冬楚子又伐鄭可謂鄭不曾從晉乎十一年夏楚子陳

侯鄭伯盟于辰陵可謂鄭不曾從楚乎一年之內從違且不可定況以四年後之事欲盡削傳文以爲不足信而爲三國開釋此其曲說視胡傳更甚胡特不得其辭而强爲之說此則直以己意翻前案耳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叔仲彭生惠伯郤缺冀缺

左傳云蓋謀諸侯之從楚者宋陳鄭之屈辱于楚不能討也曩之窘廹于楚不能恤也安所事謀彼一郤缺亦何足以辦此也

秋曹伯來朝左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曹雖小國與魯同為諸侯然即位不敢不來見也魯為臣子而不修朝覲天子之禮獨不愧乎春秋書之蓋有感於諸侯之義焉不止為記歲事之常也

公子遂如宋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地得臣莊叔

此亦不言戰而言敗胡傳何以不責其詐如狄者

屢爲中國患敗之人未有不快心者可復以詐敗爲譏乎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

此太子必有內難而不能立者也太子勢孤而無援奸人乘隙而竊國是以奔也書郕伯所以正郕國之君臣也郕伯奔則郕伯爲失位郕人爲無君爲郕人所立者無所辭篡矣故紀侯大去郕伯來奔皆諸侯大事春秋書之所以存王章耳何暇如

傳所云哉

杞伯來朝請左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公穀皆言許嫁而未適人未嫁之女請絕則文公之受杞侮也甚矣然經書月書日書子書卒則叔姬殆無可議者女子無故而見絕于夫家而爲之父者亦莫爲之主則所遭之窮也正月絕而二月卒殆未可諉之爲適然之數矣無書之殆深有責于魯乎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昭）來朝

滕至今稱子豈亦朝桓之爲累乎

秦伯（康）使術來聘（杜云秦君臣始並見）

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杜謂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夫諸侯聘問禮也魯人畏晉故不受秦聘但晉之待魯何如也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臣主之間尚不能以非道行之況同列之諸侯乎晉無所不加魯

無所不受甚于廢與國交好之禮甘爲晉役而不羞其何以自列于諸侯乎卒之晉日驕而伯替諸侯散而周益微則以諸侯之不自立盡均罪焉不獨晉之失也經書西乞術來聘所以志禮之常而魯不能報聘所以志禮之廢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也若以十年秦伐晉爲狄之則此何善焉矣日深而反恕之有此理乎故知狄秦之說不足憑也

是役也晉從臾駢之謀秦師不可知矣而趙穿亂之小人負氣忮能以撓國事大率如此可誅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 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文以魯莊二十八年立在位五十二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

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嗟夫此即用鄒子之邾公也然而能若此者前後不以相掩取節焉可也唐憲宗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天道不私安有損人自爲而可以長生者今之藥不効而君促民病觀邾文公不當愧死乎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左穀作大室公羊作世室胡傳從公羊說謂周公之廟若是伯禽廟則當舉號

大室屋壞不共可知此非一朝一夕何必七月不

雨然後知其不共也假令是歲也雨水連綿可以不及修耤田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東傳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鄭地

公半歲公一出三爲諸侯所榮皆深善之夫欲以千乘之國而僕僕于道路所朝者晉靈也而以衛

鄭之會爲榮魯之所以取重于諸侯者如斯而已乎經記其事所以志諸侯之不競而以著鄭辰事非予之也

十有四年左傳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子匡王立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于是再不朝正于廟矣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前使不敬邾人以爲討其辭順而魯不自反忿兵

相諱何時已乎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卒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昭陳侯靈衛侯成鄭伯穆許男昭曹伯文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蓋至是而大夫主會盟矣是時商臣既卒楚莊方幼諸侯乃復歸晉晉無如楚何而懼諸侯之貳于楚亦苟以得親諸侯為幸兩心相就以成此盟非真有張皇師旅安內攘外之圖也蓋諸侯雖服從于大國未嘗不以得禮為榮晉力挾諸侯匪離

處父之盟輕諸侯矣故陳宋諸國棄而即楚而楚之無狀亦復如是盂諸之役宋鄭之君受命于司馬而無畏又凌辱之諸侯傷心矣故楚穆絕死而隨復即晉吾于新城之盟而識人心向背之機焉惜晉之君臣不足以語此既盟之後不足以係屬人心于是楚莊又起而爭伯矣春秋于新城書同盟所以示人心不相遠而綏懷之不難蓋深有寄

毋奪邱之思焉

是役也蔡人不會誠爲有罪胡傳責之以信前言

是也然使齊之此會果能安中國爲諸侯所恃賴則可不然矣徒責之蔡中國之伎倆蔡人知之矣是以不得其虛名而受實禍也若但以義責蔡則蔡人知非若怒宋陳鄭而獨責蔡又以三國律蔡而責其不至未肯心服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孛入于北斗自非小變有天下者求其端而譏之在分野之國益宜恐懼修省胡傳衍叔服之言以爲事應然亦未的見其所以應于宋齊

晉之故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是時晉靈不君伯業已墮趙盾一出而七國之君相率服從庶幾維伯體以待嗣君之改圖則勉以德義猶懼楚人之乘其後乃劫諸侯之師爲廢長立少之舉其曰弗克納見義絀于小國輕舉損威

爲諸侯笑耳春秋例而爾人以誅不義而辱國者若云嘉服義大改過失之遠矣城濮之戰子玉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何嘗不自責寧有及于誤國之罪乎諸侯之師從晉經不書者恥之也諸侯雖失職春秋終不以諸侯爲大夫役也邾小國也不比于曹衛諸侯之師八百乘所謂肥牛僨豕豚之上然竟能不屈于晉晉亦如之何哉人患不能自立耳天下豈有自立而絀于不義者哉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商人弑舍自立是為懿公

商人非有重權止以矯詐務施遂至簒君竊國故威福者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胡傳云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曰成舍之為君者所以重商人之弑也此言非也踰年而後稱君者不忍于先君耳人子之禮也先君之嗣子何待成之而後為君商人弑逆大惡何待成舍之君然後重商人之罪乎然與州吁異者何也州吁有寵好兵悍戾不

剽弁一朝夕其弒也蓋以力加于君者故去族以著其暴惡商人務施聚士乘其君之隙闇陰謀簒國其弒也直盜賊竊發耳故存其公子以見禍起公族其實弒一也罪無差等也一公子作亂齊之世臣大家起而誅之有餘力然而不爲者懷其私德而忘君父則弒君之罪又不獨一商人也

宋子哀來奔

不書官明其不爲宋公臣也書字貴之也傳曰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辭千乘之

卿而不染于亂君之朝可謂不以利囘有幾先之哲矣是以君子貴之

人君以用賢爲第一義宋昭無道獨用高哀爲卿最得然竟不能得高哀爲用乃知尊賢必須親親不能親親雖有賢者不爲之用欲不亡得乎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齊人執子叔姬

天子之使可執乎先君之夫人嗣君之母可執乎

國君之女可執乎此之爲辱已甚周弱不能問魯與齊勢均力敵況弒君之賊人心未附而竟不敢以一矢相加遺何也前聽杞絕婚今聽齊執女爲魯之女者不亦難乎

子叔姬齊之國母也不言齊人執其君之夫人而言執子叔姬此見臣子無執上之詞且以甚魯也單伯周大夫左氏有明據而胡傳必以爲魯之命大夫其意絕不可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爲单伯與子叔姬故也單旅卒乘國家之所有事悉索敝賦以與齊從事何必仰鼻息于人晉方無君魯可但已乎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家氏曰穆襄之族連歲爲亂剪君之羽翼幾盡遂弑公子鮑因襄夫人爲篡奪之計昭公僅擁虛器而已華耦蓋公子鮑之黨豫自結于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言不以君命至也然髙子來盟亦不言使不獨耦也惟魯人不宜受亂臣之盟耳春秋書

之以病會也盧陵李氏取孫氏之言謂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于是請來盟以締好而紓難其來出于自請故不書使締好合于事宜能其官也此言可以感動人臣處國家之有憂患者然是時宋患之所急不在鄰國禍本已成禍在肘腋華耦如實有憂國之心當爲昭公調和公室消弭內難不效則以死繼之可也乃遠事不急之盟而備官屬盛威儀雍容若無事之人何爲者邪況弒昭之後華氏安然無恙忠

于諫君者固若是邪然則舉官何也司馬也國之安危係焉方有內難而出盟以是爲志不在君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胡傳謂文伯惠叔二子哀誠無已故魯人從其請仲尼因而不革以敦著教也其論良善雖然未盡也卑伯未歸子叔姬未釋魯與齊方當議討未可通也而爲一淫亡之臣汲汲相求何其不自重之甚也雖二子之哀誠可念而喪終有歸之日何必

此日故就事論之似爲善而以上下文合觀之譏莫甚焉㕔侯之論葢見其小而忘其大者也

穆伯奪襄仲之妻亂甚矣仲請于公將攻之惠伯諫止之及其喪歸襄仲欲勿哭惠伯又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又悅從之嗚呼人亦知親親之重乎以穆伯之不道惠伯猶委曲調和其間襄仲勉從以全昆弟之愛世之離閒人骨肉及天性之親以小忿自相傷殘者亦獨何心耶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猶以奉王命爲魯德也傳文甚明必以爲魯大夫何也至者至魯也受執囚逆辱王命矣未成所事至亦何顏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郤缺伐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是堅心黨楚此伐自不可少但正己而後可以服人新城之與盟者不聞有尊

王之義徒以威力挾一邾而不免晉之爲人所輕久矣況晉侯不出大夫主會盟即非從楚亦可以不至晉徒欲人從己耳非義舉也雖有城下之盟乃力不足豈心服耶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爲齊人之侵也特人以爲國不可以爲國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同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弒君之賊受賂不討夫獨非君乎剥壐于身自昔已然甚矣諸侯之患也畧而不序深惡之也不殊晉侯等之于諸侯也總稱諸侯諸侯皆罪不必專恃晉也世衰道喪於是為甚有王者作所誅獨一商人也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一弒君之賊魯人欲問之而不敢天子以好求之而不得執王使伐與國盟扈之諸侯竟無如之何也此以見伯功爲不可恃而周之君臣一日不可

忘憲章文武之恩也单伯至自齊雍容若無事人執使之罪周亦甘之矣何忍言哉至是則晉罪爲不勝誅其去商人幾何來歸子叔姬在盟扈之後見商人操縱自如天子伯主諸侯舉不入于其心可羞也嗚呼周公不可作此時有一齊桓商人亦何能爲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其思之也切矣

齊侯[經]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侵我遂伐曹討其來朝也凡凶逆之人終以取敗

季文子以無禮決其不免不獨一齊人千古不爽人亦知之乎

侵我遂伐曹以傳文觀之因我而遂事于曹也魯可但已乎同盟同患之國而不能與之同仇魯之不振乃爾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鼓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陽穀齊地〇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會者我往也弗及盟彼拒也是魯人求盟而不可得也夫齊之辱魯甚矣魯人安受之而弗敢較也

又請盟焉不亦甚乎及求盟而見拒不益之辱乎季文子賢大夫也而所爲若是君是乎賢者之無益于國文子之謂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不告閏月遂習以爲常雖不閏不告矣禮之廢也必有其漸積習之久徒存餼羊始于此也於是王覲禮廢諸侯所與王屬者奉正朔一綫耳故聖人特書以懲魯人之怠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蘇盟于郪邱齊地左傳公使襄仲納賂

于齊設盟于鄭師

及者内志也求之如此其急也納賂而後得盟魯之為國苟免而已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聲姜

毀泉臺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毀泉臺小事也而必書以為有輕先祖之心也是以譏之世之為人子孫者以禨祥小數而棄先人之所經營往往如此胡傳以為戒父與君之萌則甚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幸災樂禍小人之所以爲利而不知天下事未可逆覩也如庸人者適足以自亡而已矣然以楚之强必合秦巴而後能滅庸庸苟不欲釁未易亡也若楚夷人之宗廟則强暴是其本色三國稱人盖均罪之也胡傳以楚不稱師爲減罪之詞是許楚人之滅國也

高氏曰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于中國盟會晉襄因殽之役報復不已棄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

不振也於是而又知晉楚之所強弱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遂滅庸是時楚甚岌岌矣蔿賈一言楚賴以安謀人之國不深惟事勢動以國事圖苟免幾

何不卞人國家乎澶淵之役荷非寇準將爲王欽若陳堯叟所誤而國事不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昭公弒弟文公鮑立左傳宋昭公將田孟諸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以宋昭之無道見弒春秋不廢討賊之法君臣之義不可亂也宋昭必欲去公族以爲快卒之公族無恙而身膏于刃世之骨肉自殘者亦可省矣蕩意諸死節春秋削而不書既不能匡正又不能見幾匹夫匹婦之諒君子不取也

弑昭公者公子鮑不稱主名而稱宋人宋人弑之以奉鮑鮑不獨弑也楚比立而後虔死宋昭弑而後鮑立故不同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討弑君者而猶立弑君者有列國之大夫也有同心矣君人者又惡可不自立君臣之義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蓋九月始葬左傳云有齊難是以緩考之一年之

中無齊人侵伐之事而郪丘之盟又在聲姜未薨之前何難之可言聲姜文之生母也而如此無怪乎王能叠施而不報覩朔禮廢而不復也春秋書夏四月癸亥薨我小君聲姜文無所加而不孝之罪不可掩矣

齊侯伐我西鄙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公請盟六月盟于穀杜云西當爲北蓋經誤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癸盟于穀

魯以賂求盟而猶不免於伐必得其親盟而後已求苟免者竟何益

諸侯會于扈宣元年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會于扈平宋且爲魯討齊也平宋者成宋鮑之爲君也立鮑者諸侯之大夫諸侯不悟而又爲之成之再取賂于商人更甚矣所以啟鄭人之侮也此後齊晉之君相繼死于弑其所從來者漸矣

扈之役晉侯不見鄭伯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卒能屈晉而要其質鄭以小國而存于兩大之

間則以能自强非委靡以倖苟免者故夫子以爲命嘉之世之歷于威勢不敢出一辭甘心屈辱則非盡强有力者之罪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求盟不得而繼之以納賂納賂不免而繼之以親盟亦可已矣而又遣卿拜盟魯之儒一至此乎至拜盟而又欲食魯之麥商人苟不死魯之禍尚未已也然則曲意求人者亦復何益書

曰公子遂如齊甚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魯君最弱然自隱以來未有如文之甚者非弱也直闇耳不知天王加禮之爲寵不知處父盟己之爲辱不知齊人執女之爲[illegible]綏作僖主則輕父綏嫠聲姜則輕毋大室屋壞則不敬宗廟四不視朔則不崇天子繼逆祀則亂君臣變敬嬴則亂嫡庶賂齊求盟則辱侯服雖在諸侯之列幾不比數于人文恬然安之魯之衰自文始也

秦伯罃卒康公卒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左傳齊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故二人謀弒懿公懿弒兄惠公元立

商人弒君之賊也其死也亦曰齊人弒其君何也商人于王法爲賊于齊人爲君也姜云殺商人者職歜兩人而以爲齊人見今日之殺商人者卽前此黨商人弒舍執單伯子叔姬之齊人書弒君者罪齊人既以爲君而弒之也因此見人臣處難之義焉商人篡弒齊人未必皆心服之也然而相安

于無事者以為我不與同事可以免罪耳及其見執亦未必不心怏之不知安于其土而食其食雖欲不謂之君不可得也既已君之而又幸其死以為我原不為彼臣即商人亦不甘也人臣無仗節死義之忠中立以圖苟免而欲無惡名之及無此理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

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二卿并使有異於常其中有不可知矣所以著襄仲之謀也

冬十月子卒太子赤不日者不得其死非其正卒之日也

言子則嗣也卒不日則弑也弑者襄仲也襄仲前事見于經傳者足稱爲賢今以徼羸之私恩遂蹈大逆功利之際難言哉卒之子孫竟有臧孫許之難卽以此日求富貴之專爲之禍亂臣賊子無所容于天地之間雖倖免于身竟不能免于子孫

可懼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大歸也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文公身死未久子弑嫡逐推原其始則嬖寵之爲禍也爲人君者亦嚴嫡庶之防謹閨門之内而已矣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

以人楚日

經于弒君有稱名者有稱國者解之曰稱君君無道稱臣臣有罪吾甚疑之至于莒庶其之事杜註及林堯叟音註皆同此說益不能無疑也弒庶其者莒僕也僕庶其之子也有道無道之說固不可通于弒君之賊若子弒父亦引無道之說益信其言之妄也蓋稱名者獨爲之也稱國者衆爲之也楚世子商臣獨爲之也莒僕因國人以爲之也莒之人與子弒其父雖欲專歸獄于僕可得乎此書

國之意也

於是諸侯散亂亂賊并作齊魯宋莒相繼弒逆楚復出而蹴鄭伯奔逐晉靈隨之矣有伯則震天子無伯則危諸侯覩齊桓之世不胥擾哉夫子所以深周公之思而大管仲之功也